

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

東莞陳建輯

秀水趙元訂

壬申 景泰三年

正月 上皇在南宮。刑部侍郎耿九疇鎮守陝西至陝

除弊屏貪威望大著先是六部卿佐外使文後不得還下

被察司以故僇寔不受約束時奏得下時遂將諸增陞陞

諸衛戌時議奉邊城士卒不為少將官能嚴紀律稍練習

勤撫恤絕侵漁養銳氣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

奮不然徒究食耳竟不增成選使賂瓦判司汗書云我

國家自祖宗來與可汗無嫌已因使臣往來間搆生隙朕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前事不心留意念可汗能敬順天道復遣使皮兒馬黑麻

等遠來朝貢厚意良善朕優與賚賞愛勞耐貢馬真可汗

索罷附去但云答使事往有報言惡小人有短長以品物

和好使利歸于下怨結于上但瓦剌人朝貢者絕無希

須人少賞待可得厚中國人民男女在瓦剌者後使與信

來重賞不吝

二月也先攻破普化可汗來獻捷。且虜也先遣使來通

奸問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為虜使窺伺之心宜絕之

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則虜使當得謂定

之議詔絕之而令舉臣具議備邊長策。兵部侍郎李賢
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
之拒馬水止能拒馬不能過箭拔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
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御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
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
丁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
橫掛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
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
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前不得傷人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功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
益振倘長策莫善於此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抵任請銀
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粟米遂餉充足時甘肅以剽掠
勞婦易糧米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
是重物而人輕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其官以為糧餉秉曰
何忍使吾民赤子為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

之後聞 帝以秉爲能

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宜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荐安校以方略命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電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與鎮守總兵參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爲己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要議莫善于興復屯田之制事下所司議行

王參曰我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五十石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克國留田諒中內有屯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全周西羌唐韓重華管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達雲川極於中受澤城或省錢千三百萬結此前景之明效也此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今日無能行之者何哉

五月一日詔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次子

見清爲榮王見淳爲許王廷臣俱兼宮僚先是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乃默與王誠舒良謀先嘆內閣諸

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瑄以折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庶兄黃玠欲奪嫡陰謀殺瑄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侯張情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遣人赴京先略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與衆將覆奏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酒泣都給事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止奏上憲廟出就沂邸而見濟立于是三寶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誡王直得所是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大事乃出一變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歷詹事府丞應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殺降賊榮致仕及 上皇復位玠飲藥死斷棺鞭尸于政等皆伏誅○上既冊懷愍爲太子尚書楊翁以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爲者無以應○初 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爲之默然 上所言之謂見濟英所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陳建曰天順日錄云易泰初陽太子學臣於利害無
敢異辭於是即以官察美缺付之閣下任其取文武
群臣預者十七人自公而而下數十人爲太子者十人
名位之溫一至此位資等皆即五人不知一具之
後人情懷然不平其利者自以爲榮幸不謂者已
如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變盡皆遺因而譴
責者亦多則視下預者反有怨焉樂
等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亦下察也
薛應旂曰南城之變已昧于賊之節易儲之舉益滋
臂之譏王直猶知懼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
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
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

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天順日錄謂洪英團雅君子泊往浙江考察爲彼
者去訴之且加譴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
觀其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反無是非之憤不知此
又何也愚謂考察庶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廷當稽公道不明如
此又何用考察爲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十月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參預稅務

癸酉 景泰四年

正月上皇在南宮○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鎮守
陝西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略曰昔宋神
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乃止○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
劾文淵貪縱奸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
云天祐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

致仕

按天順日錄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
爲副都御史即有奏劾意以爲書王直之典克遂八年未
知之也後以故乞病歸王直未天下多事廷臣交章乞
起之遂累遷家室其外擢同人才之際詔請之述始盛
而居官者不能容矣向使病去不勝作郡清命
必然後今也雖得病而安其美可足羨哉

二月以王翱爲吏部尚書時吏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
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
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
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于是召翱爲吏部尚書
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七月比虜也先弒其王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六

八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順天
應天二府各一百名浙江福建各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
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
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
年景泰元年開科皆不論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漸盛始
加增定馬順天應天各增三十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
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
五名雲南增十名○改各處鎮守侍郎爲巡撫都御史時
議以鎮守侍郎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難於行事又文移
往來亦多窒礙故也

彭韶曰我朝初創設是監察御史巡按方隅或大節重惠乃遠延臣行視謂之巡撫是事而止無定員宜德中以關中江南等處地大而要始命有明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方盜起北虜犯邊於是內省邊疆備置

命兵科給事中鄧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卽今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騎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兵爲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七

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首則尾應擊其中則首尾相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循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所以然也太將居于玄武之位而非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利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

踏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命太監阮安往治張湫決河道卒安交趾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及治塞楊村驛皆大著功績工曹諸屬受成而已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之不易得者

按我朝宗盛時內臣不預政賢否皆長於無違正統而後司禮監司事而後賢否分而充安金英懷恩輩得錄官臣皆敢此安華二三人以示內臣表儀風範在前而人益知所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八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儲或渝盟則大同一鑊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九月左都御史陳鑑致仕尋卒鑑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張湫決河先是河溢榮陽縣自開封府城并運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

按有貞名對以冒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叱遂哀
振憫因以玉帶繫于神僧僧救之曰汝當更名無使
家督知妾朝生志其藏而薦可尤也乃更名至是遂舉
治河奉命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壩八閘以制水勢濬漕
渠凡四百餘里

甲戌 景泰五年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九

人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爲考試官取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輅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張寧內丘濬何喬新楊宣耿裕鄧廷瓚皆以功名顯

四月南京大理少卿廖莊應詔上疏不報

時災異。詔求言。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疏曰。上皇被
留虜。皇上撫有萬方。憂民詔書以大兄皇帝鑒微
典之木復廟。皇上廟神靈。皇上之心。卽堯親上
宮。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壽之期。當時朝見。以敘天
倫之樂。致友愛之情。否也。臣等爲輩。皆慶吉士。刑科給
事中大理寺丞時鵬。皇上卽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
張輔吏部尚書郭驥爲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
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

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道、太學

生楊浩上疏 陛下卽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風

快觀今又弃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卷二十

+

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君，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聰。上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弑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名震京師。○時又有太學生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梁武帝足鑒前車，請自今凡內外修葺寺院，悉行拆毀，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重于世焉。

五月下禮部章給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 皇太子見濟遘疾殤殂鍾同手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止之以 諷禮部尚書胡漢溪縮不敢對曰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給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 太上皇君臨天下十四年是天下之父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於 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 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入 帝覽畢大怒時已曠宮門閉乃傳旨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十一

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卽刻逮捕入獄拷訊又二日并鍾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不服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囚禁終身○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千謙略曰奸人黃竑進勿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懸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等坐享崇高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

皇復位有寸望廢太子 沂王嗣位者 陛下不可不處宜出 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鉄 帝怒黜爲雲南經歷復眷所淫者未行乃謫戍鉄嶺衛又有御史滑縣人某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 上皇嘗依樹凉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

附 上皇復位之後下御史謂獄杖殺之徐正受凌遲之刑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先是瑄爲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變以薦起爲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十一

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蘇松飢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按其事坐以謀叛逮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辯之獲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嚙強猶昔○齊庶人賸懌谷庶人賸懌移置南京六月勅儒臣纂修宋元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七月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錄上之

按天順日錄 景帝覽此錄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長州學務所由藤原歷任館學堂上中興要務入發又曰
勸工急務錄帝命施行之編謁左書館史陳公鑑曰
刑部急務錄帝意以臺端薦茂其詞尚書館公士從謂陳
公亦如之二公相質無有也始悟其欲求尊而難於發
言者竊數上時政疏有聲且畏其口遠以詞名意授御
史尋奉四年令相綱協贊陝西延綏等處軍政自豫名
直奉乞陞金部御史度可壓服人奇謂陞官
豈可自乞然則此公之躁進有素其外補宜也

豐和六年

卷二十

人同官軍直抵獠巢斬獲甚衆陞左都御史

按瀧水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讓征者哉日元時吳公邊臣猶議西復哈密非復大寧東勝河沿爭不手之地今此瀧水雖傷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有百里爲兩廣往來咽喉奈秦視其暴掠吾民阻截江河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兩岸數百里山林柴密不敢拔傷其一草一木朝廷何用沒此鎭衛爲矣奎謂謂瀧水之賊爲害深矣而自袁林不肯議征彼欲以狼兵連舍并官軍分爲數道一四面并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燒其林木使無所蔽羅備瀧水之賊反寧可平也嗚呼再平妻公何人哉

廣以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之數迄金華府同知所
廉直著聲擢五年順天府治中召參元史金華府同知所
評承旨遂見他人書不合已意數大罵聲徹階閣聞臨
者驚懼相戒以表示出爲南雄知府南雄富饒南孔
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執私聚准其除南雄客得其權
且爲誇聲譽貢至爲稅十一諸郡學捕張九齡大吏
齎然不肯以一錢求數月有就使馳外至南雄愈得重
賄不得輒苛辱異鄉人權實歸御史劾去部郎人傳言
南雄守以釋奏明欲贖品歸歷太守事朝吏某怒傳言
馳奏實抗劫使變動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
言家恩思小官三十年不以妻子女適榮徂衣敝欲爲
國安業恐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不復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真書
者書平生年告居于比之范村今又云

八月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及前御史章綸御史鍾同于

卷二十

并拿章德鍾

丙子 景泰七年
正月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宴不置酒。嘗緣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諸凡過於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

製之至輟尚膳醢蔬菜之屬為賜 駕幸萬歲山伐竹
為瀝以和藥丸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與安言只
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曾不問家計朝廷
正要用人似此才專一個來換于其眾官默然而退

陳建曰按蘇國謙記兵部侍郎王倫先上言帝曰
少保于公薦臣是職未幾領于公過宛縣奏 景帝
信任于公方專召人以備奏授之公叩頭謝罪 帝曰
吾自知卿卿勿怒也公既出傳于堂通問之曰今日聖
諭為甚乎公曰婦人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
是處賢第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恐至此乃出奏示
之陳建曰臣查無地君臣相與如此誰得而聞之子公
所以致信任之專實由典安英諸人之力又按項綴
錄景泰間人參密訪于少保內姻託馬之請至
有貞齊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馬之請至
於再再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其請竟
少保至文華殿時左右論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十五

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
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過而已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
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
糧艸免追欠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其採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次
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
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汪淵于工部時于謙以病在
告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睦或
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
代之淵不知之明日旨出淵太悲失望

族瑛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為人平易頗輕脫者遇事剛
明諫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
僅百畝不與人為交與史繼者瑛往其家凡上陳銀錢
列金杯十餘間曰汝家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
曰才民訟吾貪奪瑛曰瑛曰未滿考也曰何歸乎
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瑛衣出

五月沈馬柯潛奉命王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丹淮安
有應試生暮夜投謁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
左右執付有司以法懲之 寰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審
擬陸總裁纂修等官之秩時閣老皆職保傳止進兼官獨
擬商輅陞兵部尚書錢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陸論德黨特
講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輅繕正輅退溥兼編修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十六

若誤筆然陳循欲改如初擬輅言溥既越眾陞二級則兼
官豈宜復陞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階卻步循獨
追送出閣門耳語王忱曰諸總裁皆止進兼官輅豈可獨
陞亦須從眾例輅却不知至期手勅出輅仍舊兵侍兼學
士如兼太常卿乃愕然不滿○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
允時年八十二矣○秋錢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為舉人舊
制南北京開例令四方之士遊太學及伊親仕宦者皆得
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大學士劉儼傳講學士王
諫為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英王文子倫入試俱不出選
循等論奏儼諫二人閣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鸞同邑蘇

擬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 帝請如洪

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命翰林院復閱取

中試卷高毅懼儼等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

跪稱少保臣高毅有事聞上說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

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

可乎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

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亨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為暴才稱

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按是年鄉試有二異有欽賜舉人有再舉鄉試焉景泰

帝西宮安羅崇岳員試中順天府第一為京士計夫過

充原籍學生是科復領江西第三十九名解現倫後以

字行為王宗英等生果論成達成化初遇有籍竟取進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十七

士官至尚書

疎跡尤異

又按周學士叙疏謂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興既

退各衙門官即於門上說事輪流向前商確政務並高

少保此舉正

避舊制也

九月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陞徐有貞右副都

御史以治河功完也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寮

上遣大臣即訊劄奪王護衛罪諸官寮○是年福建僉事

致任陳旌卒

丁丑 景泰八年

正月 帝不豫○丙子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英宗睿皇帝

丁丑 天順元年

正月 午 上皇復位收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詔

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

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

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遽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

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寧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虞

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為幽閉之計旋易皇

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諫諍愈益迷執矧

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十六

十七日朕為公侯駙馬伯及文武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

戴遂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天地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

日復即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國家其收景泰八年為天

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按景帝不豫數日不朝諸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

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 上誠恭欲取襄王之子立

為東宮其事漸洩既而 景帝病亟太監與安謀舉臣

請後立舊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

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

繼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與星

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王即御史

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東從之奏

上有吉不允云云是月十七日視朝議者謂奏辭擇

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喧傳王文于謙違人膏

金碑并符與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章

奏候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舊太子正位
東宮議已定而石亨等 帝病甚公不起 與掌兵都
督張軼張軼左都御史兼鴻臚卿馬善 副都御史徐有
貞謀迎 上皇復位遂結中官曹吉祥將翼白于
皇太后及通報于南宮許馬十六日既晨軼等會于
有貞宅時遂報兵部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衛
非常焉召納兵入內軍不可有軼首肯之宜其升屋
步乾象巫下曰時在今久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
天與家人謀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戒族族之禍婦人不
歸是矣遂往會亨收諸門諭開門納兵近十人時夜四
鼓天色晦冥亨託等性惡頗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
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
入見 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亨等俯伏合聲請 陛
下登位遂共披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略明星月交
輝 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送升奉天殿登
御座誦文武羣臣糾以是日並入殿 景帝出視朝
遂前議填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頃
更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矣羣臣入賀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十九

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
機務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
循蕭鑑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
澄沈敬等下獄○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爲禮部右
侍郎○擢太常卿許彬爲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爲
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徐有貞辦事

按石亨等欲爲迎復之謀欲選形誼之彬曰此義舉也
臣子當爲第此老矣無能爲也乃荐有貞官筆遂與有
貞謀以成功焉至是 上與有貞密影
于上宣亦爲衆望所歸說並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
都督張軼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軼爲文安侯都

御史楊善爲興濟伯並食祿一千二百石並子孫世襲軼
親英國公張輔弟也軼尋更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
銘試百戶袁彬並爲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
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
曜免死發口外鉄嶺衛永遠充軍蕭鑑商輅王偉等原籍
爲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軼揚言曰若不殺
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二十

于謙行實曰 英奇尤復實位實天與人歸之食石
亨輩貪天之功掩爲已有假奪門迎復之功以欺 朝
廷誅逆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其設心蓋謂此罪不重
則彼功不高不大殺戮重臣則威不立不併成黨逆
司勳得金碑 帝見存禁它則無顯跡云亨等揚言謙
無顯跡其意則有及廷軼徐有貞等所司肅加榜掠王
之不善及覆力辨謙說皆不辨但言亨等意已如此
非之無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曰
前日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
謙與文等俱顯于東鎮設其家家屬皆發遣充軍
建按部御史蕭鑑等所擄獄除謙文等欲行王立
外蕭鑑謀反者律安建處死陳循項文曜等爲知于謙
等謀反故縱者律斬呼亦誅矣天順日錄曰王文初
兵政事而行之享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仇而除之其
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
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才發所以計戮者多非其罪乃曰
臣等皆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 上亦信之極
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
給驗據作威福密意矣爲矣
議選將練兵坐權張軼光輔中興與功非細天下人皆
知之豈虞殺身之禍哉奈何于公及用之日正小人側
目之秋故軼事一變于公於是乎難免矣程量敬開于

公之受誣為至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

之見裁于法吏之手斯謂公論也夫

高宗曰英宗歸不復辟者無所望

不起歸位無人焉有英宗之望

立外藩之說未必有之然後英宗非其情也

處宗龍輿耳此亦不失為正然於英宗父子之間宜

思所以處之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景帝不處當時諸臣請景帝之立太子亦過矣

皇明從信錄

二十

五

言以救正之難免

於責備者之識矣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于

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如

迎請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

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令翰

林官有希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科

道劾司禮監太監與安弄權亂政鎖門易儲與王誠舒良

等為黨明知逆謀不能諫阻心持兩端坐觀成敗以為向

背乞梟其首以戒權奸上謂安罪本當死姑從寬貸之

勿令視事○奪郭登定襄伯以為南京督僉○太子太傅

高毅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時內閣諸臣

皆流放竄殛惟毅以忠謹故上嘗曰毅在內閣每議迎

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毅無他賜可致仕

按毅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大順

間事者輒不置言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故臣居唐田僅足

皇明從信錄

二十

五

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邸王薨葬祭如親王諡曰

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贈故御史鍾

大理寺丞官子啓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

時同殺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少監

阮浪贈太監仍命儒臣撰文立碑○召前南京大理寺卿

誦陝西定羌驛丞廖莊還復前職尋陞南京禮部侍郎○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

京督儲副都御史軒輅為刑部尚書九疇視二人皆廉介

苦節之士擢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

觀初為進士嘗性廉潔不食肉升行忽墮水救出夫

妻遇害一婢被自戕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封之不用殮

葬

葬

葬

葬

葬

瘡食不厭與同案約三日以米易肉一石而食之則神志
開親袁次日遂行煮鴈有未及知者九鵠初爲西淮鹽
運使廉名大者嘗全水憲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
使君之清九鵠何南唐氏人郭軫南唐臣人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是衣帶屨命順天府設

崔銓曰三代之禮衰老莫善於寡養義莫善于孝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

會試以薛瑄呂原爲考試官取夏績等三百人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三

詞林記曰學文淵閣事有真所自著也閣在御府大

止在景泰中嘗行諸國故被至京

又淵預草景泰易儲之詔時以矜炫于人及上復位

及寶誌子通以臘拜壽新亦奏稽顙更撫廣東時嘗荐黃

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致仕時富爲石臺姪叅將石彪

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魁被富盟其所。

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玄

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

隆官其子竚爲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

爲后卽遭幽廢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年少不

廟在東宮意祿感之所以禮之甚恭妃與皇太后及錢皇后尤相得既而上以妃居宮中不便爲廢之

方卒

不救也。遂曾銀四萬兩。有貞是而不樂。後

謂賢曰增銀賑民有真不然邪言其謬如此。

四月已已復立。元子為皇太子。○調禮部章綸于南京。○詔處士中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尚。不求聞達者。所司具實奏聞。

霍輅曰。國初用人。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為輕。今則科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夫故有行同盜賊心者。藉此士風之所以益偷也。

襄王瞻塔。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

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

復。仍乞訓諭。卿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

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

上問王所遇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榮以詆誣下獄。王避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遽道。為臣言王廉使冤乞奏。上

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督。上立命雪。榮比辭

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

曰。萬方望治。如飢渴願。皇上省刑。薄歛。為萬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按諸王自各府變後。鮮朝久矣。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至是復行之。

黃翰曰。天順初。王于謙以謀逆立。廢世子被誅。及養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堯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立之謀。其實未發。若可知矣。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有謂今陷塞中。反為事用者。振族黨。並生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為京衛武學。至

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事所誤。朕親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取。冀詔復振。原官。刻人為振形。招魂以祭。勅賜同額曰。忠魂。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後建都。御史取九

疇。羅綺。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

按是時。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曹吉。祥。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糾約。上謂有貞及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賢計給事中

王。於知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賢計給事中。王。於知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不法。賢計給事中。

乃已。謀奸。臣內官張承。從子。故結黨。誣臣。上怒。命殺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獄。衣冠。被殺。使。之。在。獄。官奏。右都御史。取九疇。到都。御史。羅綺。風。使。為。是。何。狀。大風。按。本。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京。宅。水。柱。數。尺。京。師。震。恐。至。日。即。放。此。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參。政。九。疇。亦。改。使。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詩亦參政。御史。監。額。等。調。知。縣。宣。聘。俱。請。成。達。東。鐵。嶺。辭。言。路。從。此。不。通。矣。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橫日甚。遂引疾致政而

歸。

項綴錄云。薛文清學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士。遂以失寵。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歟。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稅務。

按正剛正。慷慨。以世務自許。上廉知其名。王。翰。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涇。縣。人。上曰。北方。人。問。治。何。經。年。書。經。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第。正。士。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崇。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謝。曰。再。再。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軫。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軫。自。外。入。遇。之。曰。今。內。閣。我。自。訪。得。一。奸。人。亨。軫。請。為。謀。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上曰。岳正。亨軫。陽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亨輒因奏曰、陛下欲聖正亦甚、
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蓋亨輒以事非已
出故掩之耳、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救天下、○復下有貞獄、發雲南金
齒爲民

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輩應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
爲作疏奏毀謗朝廷、假養病給事中李秉英名以貌類
者持上之命、遠乘奔騰訊至、咸不承、緝捕匿名者甚急
亨等固諱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誣其迹、
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於士權等俱下錦衣衛
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
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誥奏續再神功之語、出
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
忠臣也、豈有自撰諸案、遂其逆謀之理、門達不能折會
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之、上以
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獨發金齒爲民、後數年、督石敗乃
赦歸、士權奏州人博極學書、善談論、有氣節、寓京師、教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輯
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
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輅致仕、輅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
懇乞致仕、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
是汝耶、輅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輅頓首以疾告、
上知不可、強賜白金彩幣遣之、○謫修撰岳正欽州同知
時正數爲上言曹石勢大盛、恐有變、宜早爲節制、上
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
益深、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奸邪
蒙蔽、詞極切直、亨等大怒、遂有蜚語指爲謗訕、內批降遠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州、○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
戍遼東、鉢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復
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
士、入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
以示恩、徐有貞、許彬、李賢、薛瑄、在內閣以爲言、上重違
亨意、別選人以代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
人參議盧彬、太常寺少卿王謙入閣、上不聽、乃與王翱
謀、仍復賢內閣

時緝捕匿名毀謗朝廷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告
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上
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司、豈有天子
自出榜構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泰始
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
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

八月謫督府僉事郭登居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嘗擁
駕臨邊、恨登引中國有君之語、以汨旋復之謀也、○逮岳

正等

正繫詔徵謫戍肅州正既降同知欽州道部縣以母老留閏月兵部尚書陳汝言希曹石意候選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正既謫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膽後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為民

九月初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石亨張軌輩每朝頻人見或因小事順情或無事亦報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而趨附之上厭之召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元

然後往。上覽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為用舍。○擢監察御史林鶚為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司判官楊浩為順德府知府時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寮為郡守陞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宴勞及給鈔為道里費

號浙江太平人南守大部擅政舉仕至刑部侍郎為一時名臣治即景泰中以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弒王之罪者也後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十月遣行人曹隆賁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是時石亨用事頗欲選各節過其門客謝昭者微張翼教蔡京孫揚龜山故事以符土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識山林道士有德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次子素有不超質愛其詩書勸遵古風意慨然曰吾

之乃托賢代為事奏即上之數日。上召賢問之三與與弼知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其不行賢下士微傳隱遯者陛下

時虜酋李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召李賢問曰何如賢對曰景泰以來年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秦始皇所造空為所策亡國之物不足為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三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一獄死藉其家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無算也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俯首自是上漸悟謙究而惡亨等吳初于謙等之友。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軌曹吉祥等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於是上深銜亨輩有貞所以有金齒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

賜先名號景泰初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召罪不可用。景泰帝官之日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辟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拊捥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

解字

戊寅 天順二年

正月郊天後 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
實賴 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做前代尊上徽
號如何賢曰 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

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 太后兄弟五人長

孫繼宗蔭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
為其宗親求恩澤者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

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

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三

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今若開求恩澤

必大怒矣賢曰此 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

政繼宗為侯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

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為人淳謹不妨

但後不可為側耳 上曰然○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

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

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

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

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

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

之禁景泰間京師風俗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至是

又如期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汎濫賢曰 陛下

明見最是正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勅內閣及翰林儒

臣修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

下郡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再修刊布賢嘗謂翰林實儒紳所居

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

將四五率皆委靡皆能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

居此托閣院達其意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除之

皇明從信錄

卷二十

三

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翰林為之一清

按永樂宣德間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而不聞委靡昏鈍

之流乃有嘉慶士奇胡濙輩進士而文名擅一時今

李文達乃有此論豈非世變然則自是後後名重進士

之科翰林之選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林為非翰林

林出身不得入內閣居有

當與 祖宗時大異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次子也先是 上非徐

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既復位

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

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

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

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遂遣居鳳陽